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九　名字類

章望之字序　宋歐陽修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朂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

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為首容珮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

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梁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奸臣賊子不敢竊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係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殁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

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葷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内以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苐因其志廣其說以塞其請

劉景烈字序　劉敞

劉佚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畧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佚其天材多矣又無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

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别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骨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身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之以景

烈何如座容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諾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甞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

然而留渟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

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鯪跳者如鷺没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

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以與他人道

石仲卿字序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别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王无咎字序 曾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己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冏其名曰忠

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

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无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无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无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者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

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而補之哉

洪氏四甥字序　黄庭堅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户如士大夫葢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曰羽其友為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黄庭堅為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耶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内則十朋之龜何繇至哉故朋之字

曰䮍父飛黄騄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埸苗䆋騄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埸穀之美也然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謬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為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

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

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其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

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説也命予為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闚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符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野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渺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錤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簿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工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旟旐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鐲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

而罻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黼黻所以固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觿以衝牙組綬咸具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容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鬲鬵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斟酒醴也實祭由是而供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偽由是而察五行之産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

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為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叅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庭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

猶以爲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秦少游序 陳師道

熙寧元豐之閒眉蘇公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閒見如容揚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予病卧里中

闢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辨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予亦以為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敵有可勝之勢願効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

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虚以導吾志
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
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
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予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
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
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知得不若少游之
拙守也予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
直以矯曲邪予年益高德益大予將屢驚焉不一再而

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効於世世世不子棄子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侯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益自此始

李去病字仲霍序晁補之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岀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癘憂莫襲則王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為敗則禹功無所施至其敗而為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葢昔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縉城李君慕焉則摭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關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欲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並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為物則

同且秦醫和以胗知國抑有人焉戴所聞於儒者自道
出於爲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
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負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内
而偕矣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
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斃是謂醫紀
所聞於儒之内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 社會類

唐九老詩序 唐白居易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四韻

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絶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具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絶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

睢陽五老圖詩并序　宋錢明逸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耇白首一節人生

所難令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挂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為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為勝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徵居然過之明逸游公之門久

矣以鄉閭世契倍厚常品今假守留鑰日登趨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詠謠之萬一云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

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者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

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座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元豐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一 以下遊宴類

金谷詩序 晉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

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為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蘭亭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遊石門詩序　廬山道人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絶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懸瀨險峻人獸迹絶逕回曲阜路阻行難故罕徑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

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徑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恱爲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門對峙其前重岩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恱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

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
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
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
玄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
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
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
深若此豈非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並三復斯
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

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俳佪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城埡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迺喟然嘆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逝人風跡誰存應深悟遠慨然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

會諸友詩序 唐張説

谷子者昔與說聯務蓬山出入三載事志相得情深友

于尋屬吾人秩遷迫吏鐖劇愛而不見林也再華今說
復謝書坊補他職窮猿之意不擇儒林喜且把袂舊筵
解帶餘日卧玩文墨笑談平生兹歡既多後面方永沈
沈春雨人亦淹留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
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况陽春召
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

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

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夏日宴姑熟亭序　李白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翬飛巉絶浦嶼蓋有前攝令河東辥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横其梁而閣之晝鳴閑琴夕酌清月蓋為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岸幘嘯咏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為姑熟亭焉嘉名勝槩

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卧白雲逍遥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為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儁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泛沔州郎官湖詩序 李白

白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永月如

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静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焉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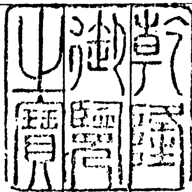
崔公吏於華葉再黄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絶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句而洲嶼

縈帶巒崖盤欝則巫廬衡霍不出於庭闈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踈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衡陽月夜讌會序 元結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

愛月而歎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懐於戲文章道喪葢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皃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二

陪崔使君游讌南池序 唐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蒲芙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艷里閭誠游觀之佳麗

者矣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兹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横碧落以中貫㧋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熈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頥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以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悉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為顣頞

容耶余既委廢于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兹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辠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

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竒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亡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

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鑑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

上

溪上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爵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迴于洑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忭以助其勢突然而

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妻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迴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懼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祼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紏逖以為密者今則舉棋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紏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

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澤宫詩序 劉禹錫

澤宫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為良弓文學為箙矢規爵禄猶衆禽寀轂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鵠之獲韔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闡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縣猶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余為賦澤宫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宫有的維鵠

祁祁庶士于以干禄彼鶺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不臧高墉伊何維器與岂視之以心誰謂鶺微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

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絶晩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勃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虚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

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序三遊洞　白居易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如懸練如不絶

綫遂相與維舟巖下卒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絶無人跡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旣而通夕不寐迨且將去憐奇惜别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絶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緜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為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

剡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為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廞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二游詩序 皮日休

吴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士守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飫經史或日宴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曲沼危

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息焉林泉隱事悉用研味大凡游於二君宅無浹旬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魯望

五貺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舍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

不恭不能造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乗短艄載一甁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艤二丈闊三尺施篷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叠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恠形養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鸞魚殼樽一澀峯𧏙角内玄外黄謂之訶陵樽皆寄

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玩真古人之雅䁥也因思秉鞏之義不過于詞遂為五篇目之曰五䁥兼請魯望同作

吉祥寺看牡丹序　宋蘇軾

熈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揷花以從觀者數萬人

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于傳記與栽植棓養剥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竒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葢此花見重于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竒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濶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

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為公紀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書成事非獨牡丹也

九日自序　楊萬里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廛市兼旬不識佳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儥以寒虀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囂不及耳余心

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喟然曰既得酒復望菊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閑居賦詩云塵爵恥虛罍寒花空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艷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跽而請曰東坡西溪

之和果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强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剩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而問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三

應制冬日詩序 明宋濂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講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褘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

大官進饌賜黄封酒飲之上屢命盡觴内官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源數以鉶勝盃酒固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綮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源最先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上覽之大悦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于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為卷而以題辭為屬臣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

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為可愛涼生殿閣為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為戒憂勤為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甫敢以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别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桃花澗修禊序　宋濓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修禊事于澗濵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躡躡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𦦨𦦨欲燃可玩

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璠樹瑶林益清絶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狀赤紛緑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洌甚冝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皷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絶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

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滙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牆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出峭石冠其顛遼敻幽邃宜仙人居曰槃珠巖遥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茵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温之實觴中觴有舟隨波沈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飈東來觴盤

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酧狀酒三行年最高者
命列觞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
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
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
寫復止或向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
或羣聚蘭坡奪觞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股看雲
而卧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筭迨罷歸日已
在青松下濂按韓詩内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

之舊俗于溱洧兩水之上招䰟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遼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尚未有泯者哉

牡丹會詩序　劉基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吴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

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丸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賛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

不黷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讙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憒憒然見於色形於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鬬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懽情既暢

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蔺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涬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莖靈龜之以之藉氶則茨薂之不如矣蒼莨之實鳳凰食之以之豢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去豈不懸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遊洞庭山序

文徵明

洞庭兩山為湖中絶勝有具區帶映而無城闉之接足以遐屬高奇而靈棲傑構又多古先逸民奇跡信人區別境也余友徐子昌穀近登西山示余遊紀八詩余讀而和之於是西山之遊無俟手披足蹑固已隱然目睫間而東麓方切傾企屬以事過湖遂獲升而遊焉僅留五日歴有名之蹟四雖不能周覽羣勝而一山之勝固在是矣一時觸目攄懷往往托之吟諷歸而理脉得詩七首輒亦誇示徐子俾之繼響昔皮龑美遊洞庭作古

詩二十首而陸魯望和之其風流文雅至于今千歲猶使人讀而興艷然考之鹿門所題多西山之蹟而東山固未聞夫隨有所倡也得徵陸公猶有冐乎余於陸公不能為役而庶幾東山之行無負於徐子癸亥冬十月序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成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映蓋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檝北渡揚子歷彭城泝于淮

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寢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遊其中予忝與鄉曲得籍訪道里宛宛盡在指下予聞丈夫之生刿蒿體揉柘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慤者懐田里没齒不窺闉闍曰世與我違甘與菑木委厌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知之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予固欲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脛馳騖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成器新從魏地來

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與彭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黄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盂羹為信陵君祭歟無也成器其為我重陳之予它日當叅驗其言

六月西征詩序 陸釴

嘉靖癸巳夏西蜀蕃部弗靖邉檄告警天子軫念曰慎選撫臣以往於是用廷臣薦擢山東左轄南澗楊公為副都御史命曰惟飭兵戎給餉餽惟爾謀用臧惟戢在

威柔在德爾惟相厥宜惟副將若藩若臬閫内外惟爾制之則又馳驛使諭曰往哉式遄毋宿朕命於是公即日戒行時維六月溽暑炎壒沸蒸諸大夫同事東土者咸為公留行曰蜀道遠哉艱矣轍無少停乎公曰斯君命也我弗敢稽且夫勞吾於鬱燠也與驅民於鋒鏑也憂孰為大焚溺之拯也與行役之恤也事孰為急於是公遂行行之日余從諸大夫出餞郊亭公曰何以贈我余迺起而言曰昔馬伏波之征交趾也盛夏屯田合浦

將士至穿石窟以避暑瘴然卒底平嶠南勒功絕域公
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定志立謀以干時主惟是往烈
余弗敢失墜然而善言必再余迺再起而言曰昔諸葛武
侯提兵西伐五月渡瀘威攝諸蠻功昭後代公是行
得無似之乎公曰惟竭股肱開闢險難余弗敢暇逸然
而善言必三余迺復起而言曰昔吉甫匡周六月啓戎
薄伐玁狁王國斯定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惟有嚴
有翼實奏膚功余何足知斯然而善言至矣迺再拜授

簡于余曰子為識之余惟伏波壯矣以垂髦策勲武侯忠矣以偏安定績吉甫文且武矣以中衰起祚令南澗公弘偉博達經營四方且當強富之年處全盛之世際熙明之會而蕞爾醜爭黠不如徼側詐不如孟獲內侵非若朔方自恒情度之若無足為公慮者公迺聞命就道志激而義形食處不遑息勞暑不遑避則公於數君子雖遇若不同而其立志之壯秉心之忠文武之不廢非所謂思齊異代者邪昔公嘗倅敘州守成都飭兵建

昌蜀之山川土性民俗政理夷情蠻態閲歴已素而其部落酋黨稔知公名閩公且至將稽顙納欵惴惴恐或後其不然者禽獮草薙傳檄而可定也又何足煩公之慮哉雖然公負中外之望久矣明天子簡注深矣西事且竣蜀鎮不能留公也易之觧曰利西南有攸往夙吉今日之行有焉詩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行將為公頌之

五嶽遊草自序　王士性

余行遊海内五嶽舉矣作蒐裘于白龍溪之滸計了滇

雲遂息足焉客有濯纓請余溪頭爰問余曰子好遊乎
夫遊亦有道耶余曰夫太上天遊其次神遊又次人遊
無之而非也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舉形留下焉
者神爲形役然卑之或玩物高之亦采真客曰其人何
如曰若士汗漫于九垓是天遊也軒轅隱几于華胥是
神遊也尚子長勅斷婚嫁謝纫輿置身丘壑是人遊也
夫玄闗寂寥天神邈矣子孰與二子余曰一丘一壑良
吾願也清溪鑑我心矣抑尚生云婚嫁既畢五岳必遊

余髫齓之子視吾年不十四焉猥云婚嫁萎也就木矣
若余則烏能待哉若余則烏能待哉然則子遊其天乎
曰唯唯否否余未能莽蕩其馬支離其御余遊四荒之
内未能覩六合之外余人之畸也請言其人曰夫遊淺
之乎人也然亦難言矣思夫馭迴九折踵垂百仞烏道
羊腸蛇退猿飲幽壑無底顛崖半欹履險心悸手足為
痺彼無其具猶弗遊也抑有益州悵老牛山歎逝覩遘
不常河清難俟澤啄王雉櫪伏厌驥白首青山意興盡

矣彼非其時猶弗遊也若夫石室再閉酒壚寂若七聖路迷三山風却陰晴未定僕馬告痡涕笑邂逅萍梗參差彼厄之緣猶弗遊也然則孰與子曰茂陵雖渴不余倦矣少文未老昌事卧矣九州已十弗類此子矣昔人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塚魑魅之穴猨狖所家魚龍所宮無不託足焉真吾師也豈此三者于余獨竊嗜與不嗜爾請言子之所嗜曰心志不分者神凝耳目不眩者慮定故丈人之承蜩也若或掇之也夏侯氏之倚

柱而書也雷霆而嬰兒之也余之嗜遊類有然者夫遊必具賓主戒車徒提筐舉語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所以試也余遊則不擇是當其霜雪慘烈手足皸瘃波濤撼空帆檣半覆朝畏嵐烟夜犯虎跡垂堂不坐千金誰擲余不其然余此委蛻于大冶乎何惜遇佳山川則遊抑或王程有嚴星分夙駕受命大吏弩矢是荷風波眼底緇塵滿袖迂迴間道動稱掣肘余不其然余此雞肋于枕上乎何有遇佳山川則遊又或百憂慼心萬事勞

形死生離别黯然消魂雲陰月黒風雨連旬追懽買笑强顔掀唇余不其然余此郎當舞袖一付傀師氏之手遇佳山川則遊吾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理物悲喜順逆之遭無不于吾遊寄焉當其意得形骸可忘吾我盡喪吾亦不知何者為玩物吾亦不知何者為采真語未畢客乃起曰夫遊道則盡矣子之遊踪類可述乎曰可請崛略而言之神州赤縣五岳為尊太玄帝畤作配自今瑶池寶軸用秘真形誰其竊之貿局先生述

五岳遊齊魯雍冀賢聖之鄉大哉禹功明德未央金臺易水俠骨生香梁園鄴下秇圃擅場次大河南北諸遊岷汶萬里其委三吳再起天目滙為太湖翁氣千年作帝王都嗟嗞乎邯鄲乎臨淄今之武陵姑蘇次吳遊若夫山川詭幻兩越為多天台鴈宕余即而家東海三山一葦可跂洞天福地越得十二次越遊青神故壘白帝舊城雪銷水漲一日江陵瞿塘劍閣自昔不守蜀道難云難登天亦何有次蜀遊六千大楚是稱江南茫茫洞

庭七澤注焉江漢好遊沅湘習怨指雲雨兮堪疑望蒼梧兮不見次楚遊粵土踈理四時多暑髙風揚塵滇境咸春碧篸玉笋幻出桂林蒼洱昆華兼產竒珍次滇粵遊披圖九曲是為武夷幔亭雲氣恍惘霏微莽莽寰區縱余所如嗜而未食惟闗茘支侯將以閩遊終焉客歛衽而謝曰有是哉是不可以無記遂記之旹萬歷纔十有九稔記者滇西隱吏天台王士性恒叔也

卧游清福編序　陳繼儒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和絃歌之暇手纂卧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鞹屐耳歷覽幾何而屏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

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游編者寇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游猱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鵂鶹啼非有膽智者不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朐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糾於俗務煩

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化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湎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

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為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詎為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淇園序 王思任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巉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閩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粤得其麗然而韶秀沖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吾郡中者

有八而巖最寵絕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真者佳至哉觀止矣哉腹有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項間為相國呂文安祠誦古栢行祠下低徊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羮牆之暇雞蕪擴隙搆園讀書顏之曰淇園成而邀予叙叙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圓滿人意者而惟山水之緣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盡鳩石尋丘穴溝偕谿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日聚糧至則輪饑跡渴

酒澁肴枯不須興盡先惧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吝於日而侈於夜偹於外而便於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黙撿招揺城闉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棍束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峨峨兮登天而沈沈兮入淵天青日白洞疑虛惕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修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隅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水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

而惟老樹壽藤天公難窩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蕺長而得旺於相國祠邊枕負大海襟負二江湖山谿壑之所飛迴雲霞日月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穹巒驚峭竟日賞心以几代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鬣怒鱗森而匪除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單往長卧而無非類若人之呵夕梵晨鐘聽下

方則諸品静矣青烟紅火仰萬户則萬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究委而成籙盤盂熱丹脂而勝昻卬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而當友雞犬呑圩實而成仙此詎非姜箭氏之福耶吾越中居者知有仰屋行者知有辯逸有身處山而目不見山者有目見山而心不見山者美箭躍然作百尺樓想而日供其身於丹峯翠靄之上則既得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則雖易淇園為福地可也或曰命名淇園葢託於有斐之義

予謂竹之義從箇淇園有萬箇而後謂之漪漪美箭廣四筵而無闌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磋友生斐孰韋焉如是則予猷能徑詣而嘯者淇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矣

游喚序 王思任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恒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

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𠑽一壓而
人之識低城規而人之睨狹天之下三山六水土處一
焉一土之中蠕蠕𧕉動以盡其疆場是惡能破蜂之房
而出蟻之穴耶台蕩諸山乃吾鄉几案間物今年始得
看盡歸以語人疑信相半彼其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
扇耳司馬子長聰明絶世猶曰無崑崙劉夢得初見天華
以為奇盡後識九子而悔其言之失賢者如此是安可
以責蠕蠕𧕉動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

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韻不知費幾鑪冶
而但為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
非樵牧則緇黃耳而所謂賢者方如兒女子守閨閾不
敢空濶一步是蜂蟻也尚不若魚鳥不幾於負天地之
生而羞山川之好耶病老將至秉燭遊遲郄詵言山行
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欲七千由旬中賢者共識
其大無被塵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嶼

浮梅檻詩序 虞淳熙

湖舟具有樓名而實無樓春水登之宛如天上坐也已

篙師挽篙篷頂足聲雷動忽驚頓落天外大豪嬲焉又

惡出童毀于是實為樓閉户開篷却宛如閨中坐矣牖

啓而榜人窺我閨人牖因不時啓不知有西湖也山溪

處處浮竹筏古今賢達如許都不解浮筏於湖遂令千

秋閼物名獨歸貞父貞父謂師梅湖此何足師孤山梅

英沾筏筏與俱浮政爾由貞父始遊人之有西湖亦無

不由貞父始也貞父知身必為古人為古詩紀焉而櫂

者歛不能歌瞽子因其爲竹枝水調十二首使四時歌之從來歌竹枝水調非由瞽子始也

秦淮燈船序 鍾惺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幙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皷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于兩傍累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銜尾有若一舫火欒伎作如燭龍爲已散之又如鳧鴈槃跚波間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遊山賦

胡肩嘉

壬寅同羣輩讀書洛山山陡峭如削怯於躋陟德懋謀以重九之日汎瀾茗上仲虺任酒炙之供先一日各以家急散去孝瞻愆期日下春至余與敗盡張無彊史之二童子以百丈牽小艇溯奉口而上玄霜入候風日清朗羣峰摩天溪碧可鑑蒼翠之色撲於眉睫磬折數里一山峙溪如渴猊丹楓燒赤水底倒映低佪久之不能去遠望叢篁蘩烟渺渺小語可聞隱然桃源避秦人也

乃截流橫渡攝衣披蓁莽入見老人厖眉牽羊牧堤上數椽洗滌跫然足音矣時日薄崦嵫雲霞繡錯蘊色峯勢掩耀競出微颸徐來波紋蕩漾如金在鎔船頭新月湛湛欲墮慨然循影景意蕭條顧語孝瞻樂極悲來斯言良然德懋輩引領勝遊飛動不已掉臂去之恍與隔世固人事難期一丘一壑亦自有緣凋謝何常來今可念為賦一詩聊識茲日若夫桓景汝南尚多憂患之心宣武龍山秖矜落帽之讌有如我輩庶稱雅遊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三